

第三版

林紓
評選
船山
史論

商務印
書館

緣起

紆以不學之身充中學堂教習九年前後授生徒可數百頗有成就者然皆無暇博覽故籍則課程爲之域也古人治經史之學窮老盡氣始有所獲今中學制度則經也史也輿地也性理也洋文也算學也幾何代數簿記也博物也理化也西史輿地也間一小時鐘動卽易一課雖有通敏之才亦僅括其大略卽欲求精不復可得紆當教授國文時每就通鑑命題而作者尋條失枝往往如隙中觀日所見之日光盈尺以外無觀矣講義錄要務取省約於是史事之本末利害得失均不之省據題中數字衍爲空言篇幅不充則雜論時事澤以新名辭千篇如出一手祖國文字亦幾於燔矣不得已采選船山史論取其博辯者逐課講解間有疑義則隨時發明或出口授或筆篇末久之筆者成帙五城監督學部陳君曾受業於余門者也慙慙付梓自念老朽胡能以陳舊之渣滓播之藝林所仗平日見愛於同學或不以秀才之敝帚而棄擲之也

宣統元年三月二十二日畏廬林紓識

評選船山史論卷一目錄

論李斯之用申商

論趙高

論袁盎之讒周勃

論文帝罷衛軍太尉

論留侯

論樊噲之諫高帝

論漢高之奪韓信軍

論嚴延年劾霍光

論賈誼陸贄蘇軾

論漢之士氣

論臣節

論孔光

論建儲

論賈

論張湯之殺伍被

論程李

論治盜

論張敞

論韋玄成

論光武之待竇融

論光武之詔任延

論伏波

論卓茂

論彭寵

論班超

論守令

論嫡庶

論宦寺之權輿

論馭兵之難

論清河孝王慶

論減俸之非

論杜根

論張綱之撫賊

論李固之議立清河王

論崔琦之諫梁冀

論仇香之化陳元

論趙苞

論袁隗

論申屠蟠

評選船山史論卷一

閩縣林紓畏廬父

論李斯之用申商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衆怒之不可犯。衆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爲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諫爭絕。桎梏脫。則雖日勞於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游驕樂。可晏享而不輟。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爲兩得之術哉。任法。則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無一切之術。以自恣睢。雖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洸瀆於萬民之上。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盡瘁也。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學深思也。然且樂奉名法者。何也。儉以

耳目勤以耳目。而心思從其康逸也。賢者且然。況令狐綯張居正之挾權勢者哉。使讀李斯之言。知其爲導諛勸淫之術也。能勿覲然而汗下與。

林紓曰。古來有憂勤之堯舜。無憂勤之桀紂。有憂勤不死之堯舜。無快樂不死之桀紂。上天爲民置君。初非使其逸樂。亦謂萬民能逸能樂。而後方爲一人之逸樂。究其所謂逸與樂者。非暇逸。亦非荒樂。心安理得。謂吾不負於民。用是爲慰。似逸樂耳。然而終堯舜之身。實未嘗有去勞就逸之一時。申商之乍勞而長逸。媚一人之術。非所以勤民也。斃抗我者以慘刑。則繼進者將有身家之懼。陷元臣以不測。則下位者厥惟顏色之承。而後恣我所爲。無有忤也。庸主樂其道之適已。屈萬衆而伸一己之尊。烏能不樂。明世宗之妄殺人。罪浮於桀紂。然其臨御之初。亦未嘗爲其已甚。迨大禮議起。斥逐大臣。幾於台省一空。於是知一人之威稜。可以恣行之天下。乃放手殺人。一無所忌。淫刑逞而衆謹息。諫疏稀而宸躬逸。果不以天下爲桎梏矣。先生生處明季板蕩之秋。見懷宗之暴烈盡

人所畏。先生或不忍斥言其非。故託申商以爲喻。意在於人主不當恣睢。若孔明、介甫、張居正、令狐綯皆陪客也。讀者當微辨之。

論趙高

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而剗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聖人且難之。況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況受納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齎粉也。然而必弑胡亥以徼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熟於計者。未有謂爲且然者矣。禍福之

外有無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譎焉。俄頃之間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爲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裯。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禔躬慎微而求馭之之術。不墮其阱中者。鮮矣。

林紓曰。天下秉義而行者。厥狀似愚。實則愚而智者也。冒利而得者。其術似智。實則智而愚者也。夫以君子之智。豈後於小人。而有所不爲者。怵於義而求免於辱身敗名之舉。小人先已視義爲迂闊。其計已與君子左也。趙高弑胡亥。豈不震震然於天下之討已。顧有徼幸之心。則禍亦有所不計。賊之行竊。明知將爲人得。顧遂其必逞之欲。騁其夙儲之嗜。卽明明知其有害。亦將殉之。謂天下固有萬一之免。罪人亦不盡於伏誅。盜跖之富貴而壽是也。而尤有倚冰山以爲固者。知其將覆。然尙享一日之富貴。據一日之威權。仍能用我恣睢。意謂我卽不幸。其力尙足以殺抗我之人。明見抗我者之死。而我死尙屬汝後。必不吾

見用是以求快意。亦往往有之。卽微幸於一得者也。船山謂無藉之欲。無方之譎。忽變之情。用此三語。曲繪小人。尤無剩義。夫欲必有藉而後可圖。無藉者非其有而強取之。卽竊據非常之謂也。方之爲言法也。至於無方而行其譎。則陰毒左計。起於肘腋。莫防之間。辜恩反噬。無所不可。於是情隱貌親。瞬息百變。然常人謂之爲變。小人實視之爲常。本無爲善之心。一旦行其恣睢之道。直是攄懷而出。烏得謂之爲變。船山懲晚明宦官用事。魏閹之橫。等於趙高。痛惜天啓之愚。墮彼阱中。而懷宗於逆案之後。仍用璫人。以訖於亡。先生之論趙高。其意果在趙高耶。

論袁盎之讒周勃

誠以安君之謂忠。直以正友之謂信。忠信爲周。君子周而上下睦。天下甯矣。周勃平諸呂。迎立文帝。而有德色。非有罔上行私之慝也。不學無術。而忘其驕耳。袁盎與俱北面事君。尊卑雖殊。固有同寅之義。規而正之。勃豈遽怙而不改。藉其不改。

而後廷折之。勃過不揜。而文帝之情亦釋矣。乃弗規弗折。而告文帝曰。丞相驕。陛下謙讓。臣主失德。斯言出而釁忌生。勃之禍。早伏而不可解。險矣哉。帝之謙非失德也。尊有功而禮大臣。亦何非太甲成王之盛心。而導之以猜刻。此之謂不忠。諒其心之無他。弗與規正。而行其讒間。此之謂不信。盎之險詖。推刃鼂錯。而奪之權於勃。先之矣。小人之可畏如此夫。乃抑有姦。不如盎者。淺而躁。褊迫而不知大體。擊於目。卽騰於口。貽禍臣子。追悔而弗及。非盎類而害與盎等。故人主之宜遠躁人。猶其遠姦人也。則親親尊賢之道。其全矣乎。

卷

林紓曰。先生之論責袁盎。正矣。然盎非有意陷勃者也。絳侯不學。驕恣於上前。盎好名。計不折絳侯。無以示直於衆。帝旣用盎言。以莊臨勃。尋勃爲國人告發。繫請室。盎力白絳侯無罪。侯旣釋。乃大與盎結交。侯終仕。未嘗以非命死。先生謂勃之禍。早伏而不可解。又何謂耶。夫謂盎有猜刻之心。特指殺錯一節言之。當淮南驕橫。盎請帝預防。迨檻車傳送淮南。盎又力陳以爲不可。盎固未嘗導

帝以猜刻也。至推刃鼂錯而奪之權。則豪俠之所爲。非陽浮道而行其陰毒者。比史稱盜素不好錯。錯所居坐。盜去之。盜坐。錯亦去。此明明示之讐敵。既讐而乘間殺錯。俠者之所爲。固爲非。正然林甫盧杞之陷人。則啍啍不動聲色。而其人已墜落其網罟。而不自覺。較之於盜。又當何如。先生引大義以責盜。措詞甚烈。然意殊不在盜。文中謂姦不如盜。淺躁褊迫。不知大體。其人則甚類烏程。史稱烏程猛鷲。如盛氣詆錢謙益之類。錢謙益主試浙江取錢千秋文用俚語一案又歷言其伎橫。或且先生之論。卽爲烏程而發。以烏程之排宜興。亦正用陰毒左計耳。借盜發端。亦未可定。而文之蒼竦嚴正處。自不可及。

論文帝罷衛軍太尉

文帝罷衛將軍軍。不欲使兵之冗集於京師也。罷太尉官屬丞相。不欲兵柄輕有屬也。合將與相而一之。故匈奴侵上郡。而灌嬰以丞相出將。以是爲三代文武同途之遺制。與夫罷衛軍。罷太尉。未嘗不宜也。天子者。不待擁兵以爲威。假待之以

爲威。固不可更授其制於一人。乃若合將相於一。而卽相以將。則天子之威。將悉之宰相矣。灌嬰者。可將者也。非可相者也。其可相者。則又非可將者也。故三代之制。不可必行於後世。農不可兵。兵不可農。相不可將。將不可相也。且夫古之將相。合一者。列國之事爾。楚之令尹。楚之帥也。晉之將中軍。晉之相也。所以至此者。列國無議禮制度考文之事。無百揆四門大麓之典。其執政者。不必有雙陰陽興教化敘刑賞之任。而其爲帥也。亦隣國之不輯。相遇於中原。以一矢相加遺。而猶有禮焉。非如後世之有天下者。與夷狄盜賊爭社稷之存亡也。其謂之將相者。今一郡之倖判而已。又其小者。一縣之簿尉而已。若天子。則吉甫、山甫、方叔、南仲。各任其任。而不相攝。然則三代且不然。而況後世統萬方之治亂。司邊徼之安危者乎。蓋相可使之御將。而不可使爲將。將可與相並衡。而不可與六卿並設。宋之以樞密司兵。而聽於相。庶幾近之矣。以樞密總天下之戎務。而兵有專治。以宰相司樞密之得失。而不委以專征。斟酌以倣三代之遺意。而因時爲節宣。斯得之與。閣臣

督師而天下速斃。嗚呼。殆矣夫。

林紓曰。漢罷太尉後。旋立大將軍。名爲武臣。實綜大政。又似以大將軍兼丞相之權矣。故霍光王鳳兄弟時。權皆在大將軍。不在丞相也。船山謂卽相以將。似不可行。余謂亦存乎其人而已。曹操于獻帝時。卽相以將者也。而漢。燄中衰。武侯于後主時。亦卽相以將者也。而殘漢得保。若王敦桓溫。均未嘗爲相。但爲大將軍。而晉柄中落。幾危其社稷。鄙意在置相得人。使相可也。卽使將亦無不可。若云以樞密總天下之戎務。爲得三代遺意。試問趙家當時。傾全宋之力。不能制一元昊。矧在契丹。至於金元之禍。毋論矣。故唐之府兵制失。而藩鎮兵強。藩鎮兵強。而突厥回鶻。于唐時均不能爲粘罕烏珠之事。而牙兵留後之禍。訖于唐世不止。則又外本內末之弊也。文中唯云相可御將。此爲扼要文字。曾左當日之能竟其功名者。則忠親王文文忠主長軍機也。然非御也。助之成功也。若夫事事必本三代。強今日事勢之不便者。牽合而遷就之。適足生亂。不足效也。

論留侯

留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溫公曰。明哲保身。子房有焉。未足以盡子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韓。爲韓報讎。身方事漢。而暴白其終始爲韓之心。無疑于高帝之妒。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于雄猜天子之前。且曰。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視漢之爵祿。爲鴻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榮辱。不知有利害。豈嘗逆億信之必夷。越之必醢。而厘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貞。而心之潔矣。是以舉太子以託之。而始終不忤。嗚呼。惟其誠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卽不幸而見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內懷忠而外姑爲佞也。曹操之慈毒也。徐庶懷先主之知。終始不與謀議。而操無能害。況高帝之可以理感者乎。若夫未忘故主。而匿情委曲以避患。謝靈運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孰聽之哉。

林紓曰。嗚呼。船山此論。其勝國遺老之言乎。船山明之忠臣。毀身出其父于賊。

手。而又不事。本朝隱居不出。當時夏峰、亭林、黎洲、二曲諸老。皆有聲於時。而船山獨否。亦未嘗匿情委曲以避患。此紀實之言也。至謝靈運一譬。似不滿意於梅村、虞山、芝麓諸君。蓋身既事人。萬不能以先朝遺老自託。高宗皇帝御序沈德潛紀事詩中。已言此矣。若船山者。蓋真爲遺老。不匿情委曲以避患者也。吾讀其文。吾服其人矣。

論樊噲之諫高帝

有天下者而有私財。業業然守之以爲固。而官天地府萬物之大用。皆若與己不相親。而任其盈虛。鹿臺鉅橋之愚。後世開剋之英君。皆席以爲常。而貽謀不靖。非僅生長深宮。習奄人汙陋者之過也。滅人之國。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則據之以爲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宮。而五代之積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輦而之於南畿。嗚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儉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然若上天之寶。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懷握之金。賞而已矣。禍切剝牀。而求民不

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爲。盜。資。夫。亦。何。樂。有。此。哉。漢。王。之。入。秦。宮。而。有。豔。心。
見。不。及。此。樊。噲。曰。將。欲。爲。富。家。翁。耶。英。達。之。君。而。見。不。及。噲。者。多。矣。范。增。曰。此。其。
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至。於。盡。免。天。下。
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於。此。矣。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
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斤。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
子。孫。則。後。世。必。飢。寒。以。死。周。有。大。賚。散。之。惟。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
無。覆。宗。之。慘。民。亦。無。凍。餒。流。奪。之。傷。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誚。尙。知。懲。乎。

林。紓。曰。朝。廷。務。積。聚。取。百。姓。之。富。以。爲。富。蒙。業。者。得。英。主。往。往。至。於。黷。兵。遇。庸。
主。又。往。往。侈。其。離。宮。別。苑。而。注。意。於。土。木。不。知。亂。兆。已。伏。於。厚。資。之。中。所。謂。天。
道。惡。盈。者。淺。也。財。積。而。不。知。所。自。來。則。用。財。者。必。不。虞。其。無。由。繼。恣。用。以。快。一。
時。之。意。使。天。下。側。目。以。爲。厚。斂。於。初。竭。萬。衆。之。膏。血。輸。之。內。帑。乃。不。用。於。公。而。
用。於。私。是。輕。萬。民。之。命。以。自。恣。其。欲。無。有。不。引。以。爲。病。者。試。觀。敗。子。之。揮。霍。凡。